

春天是一部诗集

黑马

春天是一部诗集  
处处充盈着花香和青草  
甚至虫子的歌谣,这些我都热爱  
大地是诗集的封面  
风轻轻地吹开,每一页都很薄

在春天这部诗集中  
鹅黄的衬纸,铺开,略显空旷  
我希望春天的扉页有魏晋的风骨  
山水,相映成趣  
最懂诗的村庄  
像真理和词语最美的那部分

这风生水起的春天  
原野回应着内心的律动和渴望  
被风吹动了青春腰肢  
阅读,更像是一场春天的奔跑  
亲爱的读者,仿佛喷着蒸汽的火车  
一头驶进了花朵的惊慌中

爱上一家小书店

青衫

这些年,断断续续地走过很多地方,每到一处,都习惯性地寻找隐藏在大街小巷里的各色书店,只有埋头喜欢的书籍中时,才忘却了自己是异乡人的事实。

世事繁华人心浮躁,繁华的虚空带给真实和理想之间无法填补的鸿沟,阅读越来越成为小众的消遣。但是即便如此,一个爱书的人在不知名的路上,偶遇一家书店,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吧,也许爱书店里暖色灯光的召唤,也许是被独特的装潢吸引,或许店里正好有几个看上去气息相投的看书人。

爱书的人,大都是聪明睿智敏感的,所以才会有人把书店比喻成“你一直等待的情人,风情万种”。可不是吗,一旦投入“情人”的怀抱,烦琐幽怨即刻抛到脑后,全世界只剩自己和书店。

一路走来,是书店串起美好的记忆。还是在中学时代,新华书店里的书还都是简装本不带塑胶包膜的,买不起的时候宁愿站着看一个下午。青春里的记忆,幸好有那间小书店装点,像初恋一样

心如一朵莲花

余显斌

心累时最宜于读诗,尤其一身疲劳,回到家里,拿起本薄薄的小册子,读上两首诗,最为惬意。

好诗如月,心就如月下的荷花,袅娜开放,散发着丝丝缕缕香味。

好诗如雨,心就如一片荷叶,在春雨滋润下,青绿水嫩,通灵洁净。

读诗,可以是古诗,可以是现代诗。读古诗,最好是王维的。王维半官半隐的诗,已接近佛境,已除掉人间烟火味,失去了红尘烦恼,有的是一种沉静,一种大彻大悟后的空灵透明。“山中相送罢,日暮掩柴扉。春草明年绿,王孙归不归”,这样美好洁白的诗歌,不是一个孱弱在红尘里的人能说的出来的。

一颗洁净之心,在最热闹处,能倾听心灵的低吟;在最冷寂处,能听见自然的声音。“空人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”,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群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深涧中”。整个大唐,诗人如昨夜星辰,闪闪烁烁,可这样寂静中的声音,只有王维能听见。因为,王维

情结的我内心的需求。这样有情调的书店在我的小城是没有的,爱上它以后,我每个月都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去沈阳,就像去赴一场心灵之约。

好笑的是母亲以为我有了异地恋请,旁敲侧击地想知道点什么,我当然实话实说了,可母亲就是不信,于是就随我去了一趟小书店。回来之后母亲告诉父亲说,这丫头疯了,痴了!父亲却笑而不语,该是在想这样爱书的女儿是随了自己的遗传基因吧。

如此地爱着书店,买的书越来越多,家里也仿佛一个小书店。站在这书河中,情不自禁地静下来审视自己,无限靠近自己的内心。

常常幻想这样的场景,一个小小的书店,在巷子深处,古意幽幽,最好是冬天,架上摆放的都是我喜欢的书,屋内不多的几个人游走在书架间。我拿起一本书走到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来,旁若无人地看起来,屋外是雪花飞舞。如果我有一间这样的小书店,人生不论有怎样不堪的境遇都无所谓,它能弥补一切的不如意,让我觉得世间总有香甜。

美丽着汉语言文字。

这样的书生,这样的女子,是古诗词沁润出来的。可惜,现在人不读古诗词了,也很少读书了。诗词里的典雅,诗词里的温柔,已渐行渐远,成为远去的风景。只有在书中,我们才能感知那个时代的水木清华。

过去,我曾在一个江南般的小镇教书,这样的意境常常见。那时,无事的时候,我会沿着石子小巷走着,两边围墙上,不时冒出一丛绿藤,或几朵花儿。围墙那边会传来女孩清凌凌的笑声,很好听。可是,这笑声不一会儿就停止了,只有空空的小巷里燕子来去,让人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。

离开小镇,这种感觉如梦,再难寻觅。

既然如此,为什么不拿一本薄薄的诗歌,在晴日的午后,或者雨中的夜晚,一个人独坐着,看上一页或者几首呢。看上几首,心中,就有露珠零落,就有春雨丝丝缕缕地下。这时,一颗心就空明了,就洁净了,雨洗过一样纤尘不染。

诗歌,就是春雨。

心,就是一朵莲花。

经过细雨滋润的莲花,才会如明珠,如星星,才会含苞欲放,花蕊沁香。

爱情常在水边

柳再义

你栖于枝头  
我泊在水上  
在含情的月光里  
水也温柔  
枯树不语

等待  
心的表白

成为风景  
惟有船  
知晓  
涟漪的秘密  
仰望

油纸伞呀,油纸伞

许冬林

只有在杏花春雨的江南,才可以特别贴切地,特别相宜地,执一把薄薄的油纸伞。

记得那时年少,在小城读书,日子过得又轻又淡。有一回周末,是午后,在巷子里看见有女子在卖油纸伞。许多人围在那,撑起茉莉花似的伞儿,举举看看,又收收玩玩。我想,她们一定无限欢喜这油纸伞,可是又在犹豫,到底要不要买。实在,油纸伞不耐用,又不能折叠方便。买它,只能是为了看吧,只为养眼。即使大夏天打它,太阳一晒,一股浓烈的桐油味道,不是怡人,而是呛人了。

可是,我管不了那么多。我要买!几乎要疯狂。就觉得它,特别贴我,是贴切的贴。

即使不能久用,即使桐油的味道那么老土,我也要买。单是想想,那些个下着渺渺细雨的日子,将因为有了这把伞,从此有了别样意味,再多的不适合,也是值得的。

我挑了一把,晕黄的纸上,画了袅娜的垂柳,还有石桥。画的应该就是西

湖的景致吧。

果然,那把油纸伞不常用。做学生时,它睡在我的床头,偶尔,桐油的香从被子边沿袅袅溢出来,我恍然觉得自己回到宋代。

但到底不是在宋代,不是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宋代。我抱着那把油纸伞,毕业以后离开学校,仓皇应对琐碎日常,诗意尽失地陷身于百丈红尘里。眼看着那把伞,寂寞,蒙尘,被虫蛀,直至,被家人丢弃。

最后的命运,是被弃。

我一直以为,总会有那么些个细雨天,总会有一段闲情,我撑着一把油纸伞,把自己走成一朵愁怨的丁香。我以为,总有一些时光,在等着我,它轻盈,舒缓,飘着暗香。

2010年初夏,去西湖。画舫未坐,湖心岛上,先就在湖边的小卖部买了一把油纸伞。手执一把新的油纸伞,觉得整个人都饱满起来了。断桥大抵可以不去,雷峰塔也大抵可以不登了,有了这把小小的油纸伞,整个江南都已在我怀里了,在我怀里沁出芬芳来。

我想,这一把油纸伞,万不可,再辜负了!

要怎么样,才算不辜负呢?要怎样珍重,才足以表白我的深情?

我挑了一把,晕黄的纸上,画了袅娜的垂柳,还有石桥。画的应该就是西

